

清·曹雪芹著 脂砚斋评

卷

脂砚斋评  
石頭記

脂砚斋评石头记

清

曹雪芹 著

清

脂砚斋 评 叁

线装书局

## 第四十一回

### 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此回栊翠品茶，怡红遇劫，盖妙玉虽以清净无为自守，而怪洁之癖未免有过。老姬只污得一杯，见而勿用，岂似玉兄日享洪福，竟至无以复加而不自知。故老姬眠其床、卧其席、酒屁熏其屋，却被袭人遮过。则仍用其床、其席、其屋，亦作者特为转眼不知身后事写来作戒。纨绔公子可不慎哉！

话说刘姥姥两只手比着说道：“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起来。于是吃过门杯，因又逗趣笑道：“实告诉说罢，我的手脚子粗笨，又喝了酒，仔细失手打了这瓷杯，有木头的杯取个子来，便失手掉了地下也无碍。”众人听了，又笑起来。凤姐儿听如此说，便忙笑道：“果真要木头的，我就取了来。可有一句先说下，这木头的可比不得瓷的，那都是一套，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刘姥姥听了，心下故敲道：“我方才不过是趣话取笑儿，谁知他果真竟有。我时常在村庄乡绅大家也赴过席，金杯银杯倒也都见过，从来没见有木头杯之说。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使的木碗儿，不过诓我多喝两碗。别管他，横竖这酒蜜水儿似的，多喝点子也无妨。”

为登厕伏脉。想毕，便说：“取来再商量。”

凤姐乃命丰儿：“到前面里间，书架子上有十个竹根套杯取来。”丰儿答应，刚才要去，鸳鸯笑道：“我知道你这十个杯还小，况且你才说是木头的，这会子又拿了竹根子的来，到不好看。不如把我们那里的黄杨根整抠的那十个大套杯拿来，灌他十下子。”凤姐儿笑道：“更好了。”鸳鸯果命人取来。刘姥姥一看又惊又喜，惊的是一连十个挨次大小分下来，那大的足似个小盆子，第十个极小的还有手里的杯子两个大；喜的是雕镂奇绝，一色山水树木人物，并有草字以及图印。因忙说道：“拿了那小的来就是了，怎么这样多。”凤姐儿笑道：“这个杯没有喝一个的理，我们家因没有这大量的，所以没人敢使他。姥姥既要，好容易寻了出来，必定要挨次吃一遍才使得。”刘姥姥唬的忙道：“这可不敢，好姑奶奶，竟饶了我罢。”挟裹的苦惱。贾母、薛姨妈、王夫人知道他有年纪的人，禁不起，忙笑道：“说是说，笑是笑，不可多吃了，只吃这头一杯罢。”刘姥姥道：“阿弥陀佛，我还使小杯吃罢。把这大杯收着，我带了家去慢慢的吃罢。”说的众人又笑起来。鸳鸯等无法，只得命人满斟了一大杯，刘姥姥两手捧着喝。

贾母道：“慢些，不要呛了。”薛姨妈又命凤姐儿布了菜。凤姐笑道：“姥姥要吃什么，说出名儿来，我拣了喂你。”刘姥姥道：“我知什么名儿？样样都是好的。”贾母笑道：“你把茄鲞揀些喂他。”凤姐儿听说，依言揀些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因笑道：“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刘姥姥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罢了。”众人笑道：“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刘姥姥诧异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这半日。姑奶奶你再喂我些，这一口我细嚼嚼。”

凤姐儿果又揀了些放入口内。刘姥姥细嚼了半日，笑道：“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箊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了，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一面说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还只管细玩那杯。

凤姐笑道：“还不足兴，再喝一杯罢。”刘姥姥忙道：“了不得！那就醉死了，我因为爱这样范，亏他怎么作了。”鸳鸯笑道：“酒吃了，到底这杯子是什么木的？”刘姥姥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认得，你们在这金门绣户的，如何认得木头。我们成日家和树林子作街坊，好，充懂得的来看。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坐，荒年间饿了还吃他，眼睛里天天见他，耳朵里天天听他，口儿里天天讲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认得，让我认一认。”一面说，一面细细端详了半日道：“你们这样人家断没有那贱东西，那容易得的木头，你们也不收着了。我掂着这杯体沉，断乎不是杨木，这一定是黄松的。”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起来。

只见一个婆子走来，请问贾母说：“女孩子们都到了藕香榭了，请老太太的示下，就演罢还是再等一会子？”贾母忙笑道：“可是倒忘了他们了，就叫他们演罢。”那婆子答应去了。不一时，只听得箫管悠扬，笙笛并发，正值风清气爽之时，那乐声穿林度水而来，自然使人神怡心旷。作者似曾在座。

宝玉先禁不住，拿起壶来斟了一杯，一口饮尽，复又斟上。才要饮，只见王夫人也要饮，命人换暖酒来，宝玉连忙将自己的杯捧了过来，送到王夫人口边。妙极！忽写宝玉如此。便是天地间母子之至情至性，献芹之民之意，令人酸鼻。王夫人便就他手内吃了两口。一时暖酒来了，宝玉仍归旧坐，王夫人提了自己的暖酒壶下席来，众人皆都出了席，薛姨妈也立起来。贾母忙命李、凤二人接过壶来：“让你姨妈坐下，大家才便。”王夫人见如此说，方将壶递与凤姐，自己归坐。贾母笑道：“大家吃上两杯，今日着实有趣。”说着擎杯让薛姨妈，又向湘云、宝钗道：“你姐妹两个也吃一杯。你林妹妹虽不大会吃，也别饶他。”说着自己已干了。湘云、宝钗、黛玉也都干了。当下刘姥姥听见这般音乐，且又有了酒，越发喜的手舞足蹈起来。宝玉因下席过来向黛玉笑道：“你瞧刘姥姥的样子。”黛玉笑道：“当日圣乐一奏，百兽率舞，如今才一牛耳。”  
随笔写来趣极。众姐妹都笑了。须臾乐止，薛姨妈出席笑道：“大家的酒想也都有了，且出去散散再坐罢。”

贾母也正要散散，于是大家出席，都随着贾母游玩。贾母因要带着刘姥姥散闷，遂携了刘姥姥至山前树下盘桓了半晌，又说与他这是什么树，这是什么石，这是什么花，这是什么鸟。刘姥姥一一领会，又向贾母道：“谁知城里不但人尊贵，连雀儿也是尊贵的。偏这雀儿到了你们这里，他也变俊了，也会说话了。”众人不解，因问：“什么雀儿变俊了，会说话？”刘姥姥道：“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绿毛红嘴的是鹦哥儿，我是认得的。那笼子里黑老鸽子，怎么又长出凤头来，也会说话呢？”众人听了又都笑起来。

一时只见丫头们来请用点心。贾母道：“吃了两杯酒，倒也不饿。

也罢，就拿了这里来，大家随便吃些罢。”丫头们听说，便去抬了两张几来，又端了两个小捧盒。揭开看时，每个盒内两样。这盒内是两样蒸食，一样是藕粉桂糖糕，一样是松穰鹅油卷。那盒内是两样炸的，一样是只有一寸来大的小饺子。贾母因问什么馅子，婆子们忙回：“是螃蟹的。”贾母听了，皱眉道：“这油腻腻的，谁吃这个！”那一样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子，也不喜欢，因让薛姨妈吃。薛姨妈只拣了一块糕，贾母拣了一个卷子，只尝了一尝，剩的半个递与丫头了。

刘姥姥因见那小面果子都玲珑剔透，各式各样，便拣了一朵牡丹花样的笑道：“我们乡里最巧的姐儿们，也不能较出这么个纸的来。我又爱吃，又舍不得吃，世上竟有这样人。包些家去，给他们做花样子去倒好。”众人都笑了。贾母笑道：“你家去，我送你一瓷罐子，你先趁热吃这个罢。”别人不过拣各人爱吃的一两点就罢了。刘姥姥原不曾吃过这些东西，且都作的小巧，不显盘堆的，他和板儿每样吃了些，就去了半盘子。剩的凤姐又命攒了两盘并一个攒盒，与文官等吃去。

忽见奶子抱了大姐儿来，大家哄他玩了一回。那大姐儿因抱着一个大柚子玩的，忽见板儿抱着一个佛手，便也要佛手。小儿常情，遂成千里伏线。丫鬟哄他取去，大姐儿等不得，便哭了。众人忙把柚子与了板儿，伏线千里。将板儿的佛手哄过来与他才罢。那板儿因玩了半日佛手，此刻又两手抓着些面果子吃，又忽见这柚子又香又圆，更觉好玩，且当球踢着玩去，也就不要那佛手了。柚子，即今香圆之属也，应与缘通。佛手者，正指迷津者也。以小儿之戏，暗透前后通部脉络，隐隐约约，毫无一丝漏泄。岂独为刘姥姥之俚言博笑，而有此一大回文字哉。画工。

当下贾母等吃过茶，又带了刘姥姥至栊翠庵来。妙玉忙接了进去。至院中，见花木繁盛，贾母笑道：“到底是他们修行的人，没事常常的修理，比别处越发好看。”一面说，一面便往东禅堂来。妙玉笑往里让，贾母道：“我们才都吃了酒肉，你这里头有菩萨，冲了罪过，我们在这里坐坐罢。把你的好茶拿来，我们吃一杯就去了。”妙玉听了，忙去烹了茶来。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了一个成窑五彩泥金小盖盅，奉与贾母。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贾母接了，又问：“是什么水？”妙玉笑回：“是旧年蠲的雨水。”贾母便吃了半盏，便笑着递与刘姥姥说：“你尝尝这个茶。”刘姥姥接来一口吃尽，笑道：“好是好，就只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贾母与众人都笑起来。然后众人都是一色官窑脱胎填白盖碗。

那妙玉便把宝钗与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随他出来，宝玉便悄悄的随后跟了去。只见那妙玉让他二人在耳房内，宝钗便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妙玉自向风炉上煽滚了水，另泡了一壶茶。宝玉便走了进来笑道：“偏我们吃梯己茶呢！”三人都笑道：“你又赶了来饗茶吃，这里并没你的。”妙玉刚要去取杯，只见婆子收了上面的茶盏来，妙玉忙命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搁在外头去罢。宝玉会意，知为刘姥姥吃了，他嫌脏不要了。

又见那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耳，杯上镌着“瓠犀斲”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斲，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盃”。



妙玉斟了一盃与黛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这个俗器了。”妙玉道：“这是俗器？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宝玉笑道：“俗话说，‘随乡入乡’。到了你这里，自然把这金玉珠宝一概贬为俗器了。”妙玉听如此说，十分欢喜，遂又寻出一只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的湘妃竹根的一个大盃出来，笑道：“就剩了这一个，你可吃的了这一海？”宝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虽吃的了，也没这些茶糟蹋。茶下‘糟蹋’二字，成盃杯已不屑再要。妙玉真清洁高雅，然亦怪谲孤僻甚矣。实有此等人物，但罕耳。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你吃这一海更成什么！”说的宝钗、黛玉、宝玉都笑了。妙玉执壶，只向海内斟了约有一杯，宝玉细细吃了，果觉轻浮无比，赏赞不绝。妙玉正色道：“你这遭吃茶是托他两个的福，独你来了，我是不给你吃的。”宝玉笑道：“我深知道的，我也不领你的情，只谢他二人便是了。”妙玉听了方说：“这话明白。”

黛玉因问道：“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妙手，层层叠起，竟能以他人所画之天王作踪神矣。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浮，如何吃得？”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话，亦不好多坐，吃完茶，便约宝钗走了出来。

宝玉也随出来，和妙玉陪笑道：“那茶杯虽然脏了，白撻了岂不可惜！依我说，不如就给了那贫婆子罢，他卖了也可以度日。你

道可使得？”妙玉听了，想了一想，点头说道：“这也罢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若是我吃过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更奇，世上我也见过此等人。你要给他，我也不管，我只交给你，快拿了去罢。”宝玉笑道：“自然如此，你那里和他说话授受去，人若忘形，最喜此等言语。越发连你都脏了，只交与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来，递与宝玉。宝玉接了，又道：“等我们出去了，我叫几个小幺儿来河里打几桶水来洗地如何？”妙玉笑道：“这更好了，只是你嘱咐他们，抬了水，只搁在山门外头墙根下，别进门来。”偏于无可写处深入一层。宝玉道：“这是自然的。”说着，便袖着那杯出来，递与贾母房中的一个丫头子拿着，说：“明日刘姥姥家去，给他带去罢。”交代明白，贾母已经出来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门，回身便将门闭了，不在话下。

且说贾母因觉身上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妈去吃酒，自己便往稻香村来歇息。凤姐忙命人将竹椅小轿抬来，贾母坐上，两个婆子抬起，凤姐、李纨和众丫鬟婆子围随去了，不在话下。

这里薛姨妈也就辞出。王夫人打发文官等出去，将攒盒散与众丫鬟婆子吃去，自己便也乘空歇着，随便歪在方才贾母坐的榻上，命小丫头放下帘子来，又命他捶着腿，吩咐人道：“老太太那边醒了，你们就来叫我。”说着也歪着睡着了。

于是众人方散出来，宝玉、湘云等看着丫鬟们将攒盒搁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着树的，也有傍着水的，到也十分热闹。一时又见鸳鸯来了，要带着刘姥姥各处去逛，又另是一番气象。众人也都跟着取笑。

一时来至“省亲别墅”的牌坊底下，刘姥姥道：“嗳哟，这里

还有个庙呢！”说着，便爬下磕头，众人笑弯了腰。刘姥姥道：“笑什么，这牌楼上的字我都认得。我们那里这样的庙宇最多，都是这样的牌坊，那字就是庙的名字。”众人笑道：“你认得这是什么庙？”刘姥姥便抬头指那字道：“这不是‘玉皇宝殿’四字？”众人笑的拍手打掌，还要拿他取笑时，刘姥姥觉得腹内一阵乱响，忙的拉着一个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衣。众人又是笑，又忙喝道：“这里使不得！”忙命一个婆子带了东北角上去。那婆子指与他地方，便乐得走开去歇息。

那刘姥姥因喝了些酒，他的脾气不与黄酒相宜，且又吃了许多油腻饮食，因发渴，多喝了几杯茶，不免通泻起来，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厕来，酒被风禁，且又年迈之人，蹲了半日忽一起来，只觉眼花头眩，辨不出路径。四顾一望，皆是树木山石，楼台房舍，却不知那一处是往那一路去的了。只得认着一条石子路，慢慢的走去。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找不着门，再找了半日，忽见一带竹篱，刘姥姥心中自忖道：“这里也有扁豆架子？”一面想，一面顺着花障走了来。得了一个月洞门进去，只见迎面忽有一带水池，只有七八尺宽，石头砌岸，里面碧清的水借刘姥姥醉中，写境中景。流往那边去了。上面有一块白石横架在上面，刘姥姥便度石过去，顺着石子甬路走去。转了两个弯子，只见有一房门，于是进了房门。只见一个女孩儿满脸含笑迎将出来，刘姥姥忙笑道：“姑娘们把我丢下了，要我碰头碰到这里来。”说了，只觉那女孩儿不答应，刘姥姥便赶上来拉他的手。“咕咚”一声便撞到板壁上，把头碰的生疼。细瞧了一瞧，原来是一幅画儿。刘姥姥自忖道：“原来画儿有这样活凸出来的。”一面用手去摸，却又是一色平的，因点头叹了两声。一转身方得了

一小门，门上挂着葱绿撒花软帘。

刘姥姥掀帘进去，抬头一看，只见四面墙壁玲珑剔透，琴剑瓶炉皆贴在墙上，锦笼纱罩，金彩珠光，连地下踩的砖皆是碧绿凿花，竟越发把眼花了。找门出去，那里有门？左一架书，右一架屏，刚从屏后得了一门，才要出去，只见他亲家母也从外面迎了进来。刘姥姥诧异，忙问道：“亲家母，你想是见我这几日没家去，你找我来了。那一位姑娘带你进来的？”他亲家只见笑，不还言。刘姥姥笑道：“你好没见世面，这园子里的花好，你就没死活带了一头。”他亲家也不答应。刘姥姥忽然想起来，说：“是了！我常听见人家说大家富贵人家有一种穿衣镜，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罢。”想毕，伸手一摸。再细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将这镜嵌在中间。因说：“这已经拦住，如何走的出去呢？”一面说，一面只管用手去摸。这镜子原是西洋机括，可以开合，不意刘姥姥乱摸之间，其力巧合，便撞开消息，掩过镜子，露出门来，刘姥姥又惊又喜，便迈步出来。忽见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帐，他此时又带了七八分醉，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只说歇歇，不承望身不由己，前仰后合的，朦胧着两眼，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

且说众人等他不见，板儿见没了他姥姥，急的哭了。众人都笑道：“别是掉在茅厕坑里了，快叫人去瞧瞧。”因命两个婆子去找，婆子去了，回来说没有。众人各处搜寻不见，袭人敲其道路：“定是他醉了迷了路，顺着这一条路往我们后院子里去了。若进了花障子，到后房门进去，虽然碰头，还有小丫头们看见。若不进花障子，再往西南上去，若绕出去还好，若绕不出去，可够他绕会子好的。我且瞧瞧去。”一面想，一面回来，进了怡红院便叫人，谁知

那几个看屋子的小丫头已偷空玩去了。

袭人一直进了房门，转过集锦榻子，就听的鼾声如雷，忙进来，只闻得酒屁臭气。满屋一瞧，只见刘姥姥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袭人慌忙赶上来，将他没死活的推醒。那刘姥姥惊醒，睁开眼见了袭人，连忙爬起来道：“姑娘，我该死了，我失错了，并没弄脏了床帐。”一面说，一面用手去掸。袭人恐惊动了人，被宝玉知道了，只向他摇手，不叫他说话。忙将鼎内贮了三四把百合香，仍用罩子罩上。些须收拾收拾，所喜不曾呕吐，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这方是袭人的平素，笔至此不得不屈，再增支派则累矣。你只说你醉了，在外头山子石上打了个盹儿。总是恰好便住。你随我出来。”刘姥姥满口答应，跟了袭人出至小丫头们房中。命他坐了，又与他两碗茶吃，刘姥姥方觉酒醒了，因问道：“这是那个小姐的绣房，这样精致，我就像到了天宫里的一样。”袭人笑道：“这个是宝二爷的卧室。”那刘姥姥吓的不敢作声。袭人带他从前面出去，见了众人，只说他在草地下睡着了，带了他来的。众人都不理会，也就罢了。下回分解。

一时贾母醒了，就在稻香村摆晚饭，贾母因觉身上懒懒的，也不吃饭，便坐了竹椅小敞轿，回至房中歇息，命凤姐等去吃饭。他姊妹们方复进园来。要知端的——

刘姥姥之憨从利，妙玉尼之怪图名，宝玉之奇，黛玉之妖，亦自敛迹。是何等画工，能将他人之天王，作我卫护之踪神。文技至此，可为至美！

## 第四十二回

###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香

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余，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请看黛玉逝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

谁谓诗书解误人，豪华相尚失天真。见得古人原立意，不正心身总莫论。

话说他姊妹复进园来，吃过饭，大家散出，都无别话。

且说刘姥姥带着板儿，先来见凤姐，说：“明儿一早定要家去了，虽然住了两三天，日子不多，却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没听过的，都经验了。难得老太太和姑奶奶并那些小姐们，连各房里姑娘们，都这样怜贫惜老照看我，我这一回去后没别的报德，惟有请些高香，天天给你们念佛，保佑你们长命百岁的，就算我的心了。”

凤姐儿笑道：“你别喜欢，都是为你，老太太也被风吹病了，睡着说不好过；我们大姐儿也着了凉，在那里发热呢。”刘姥姥听了，忙叹道：“老太太有年纪的人，不惯十分劳乏的。”凤姐儿道：“从

来没像昨儿高兴，往常也进园子逛去，不过到一两处坐坐就回来了。昨儿因为你在这里，要叫你逛逛，一个园子倒走了多半个。大姐儿因找我去了，太太递了一块糕给他，谁知风地里吃了，就发起热来。”

刘姥姥道：“小姐儿只怕不大进园子，生地方儿，小人儿家原不该去。比不得我们的孩子们，会走了就坟圈子里跑去。一则风扑了也是有的；二则只怕他身上干净，眼睛又净，或是遇见什么神了。依我说，给他瞧瞧祟书本子，仔细撞客着了。”一语提醒了凤姐儿，便叫平儿拿出《玉匣记》来，叫彩明念。彩明翻了一会，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在东南方得遇花神。用五色纸钱四十张，向东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凤姐儿道：“果然不错，园子里头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见了。”一面说，一面命人请两分纸钱来。着两个人来，一个与贾母送祟，一个与大姐儿送祟。果见大姐儿安稳睡了。  
岂真送了就安稳哉，盖妇人之心意皆如此。即不送，岂有一夜不睡之理，作者正描愚人之见耳。

凤姐儿笑道：“到底是你们有年纪的人经历的多。我这大姐儿时常肯病，也不知是个什么原故？”刘姥姥道：“这也有事，富贵人家养的孩子太娇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儿委屈；再他小人儿家过于尊贵了，也禁不起。以后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凤姐道：“这也有理。我想起来，他还没个名字，你就给他起个名字，一则借借你的寿；二则你们是庄家人，不怕你恼，到底贫苦些，你这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还压的住他。”一篇愚妇无理之谈，实是世间必有之事。刘姥姥听说，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是几时生的？”凤姐道：“正是生日的日子不大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刘姥姥忙笑道：“这个正好，就叫他巧哥儿。这叫作‘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

姑奶奶定要依我这名字，他必长命百岁。日后大了，各人成家立业，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作谶语，以影射后文。必然是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却从这“巧”字上来。”

凤姐听了，自是欢喜，忙道谢，又笑道：“只保佑他应了你这话就好了。”伏后文。说着叫平儿来吩咐道：“明儿咱们有事，恐怕不得闲儿。你这空儿把送姥姥的东西打点了，他明儿一早就好走的便宜了。”刘姥姥忙说：“不敢多破费，已经遭扰了几日，又拿着走，世俗常态逼真。越发心里不安起来。”凤姐儿道：“也没有什么，不过随常的东西。好也罢，歹也罢，带了去，你们街坊邻舍看着也热闹些，也是上城一次。”只见平儿走来说：“姥姥过这边瞧瞧。”

刘姥姥忙跟了平儿到那边屋里，只见堆着半炕东西。平儿一一的拿与他瞧着，说道：“这是昨日你要的青纱一匹，奶奶另外送你一个实地子月白纱作里子。这是两个茧绸，作袄儿裙子都好。这包袱里是两匹绸子，年下作件衣裳穿。这是一盒子各样内造点心，也有你吃过的，也有你没吃过的，拿去摆碟子请客，比你们买的强些。这两条口袋是你昨日装瓜果来的，如今这一个里头装了两斗御田粳米，熬粥是难得的；这一条里头是园子里果子和各样干果子。这一包是八两银子，都是我们奶奶给的。这两包，每包里头五十两，共是一百两，是太太给的，叫你拿去，或者作个小本买卖，或者置几亩地，以后再别求亲靠友的。”说着又悄悄笑道：“这两件袄儿和这条裙子，还有四块包头，一包绒线，可是我送姥姥的。衣裳虽是旧的，我也没大狠穿，你要弃嫌我就不敢说了。”

平儿说一样，刘姥姥念一句佛，已经念了几千声佛了。又见平儿也送他这些东两，又如此谦逊，忙念佛道：“姑娘说那里话，这



样好东西，我还弃嫌，我便有银子也没处去买这样的呢。只是我怪臊的，收了不好，不收又辜负了姑娘的心。”平儿笑道：“休说外话，咱们都是自己，我才这样，你放心收了罢，我还和你要东西呢。到年下，你只把你们晒的那灰条菜干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芦条儿各样干菜带些来，我们这里上上下下都爱吃。这个就算了，别的一概不要，别枉费了心。”刘姥姥千恩万谢的答应了。平儿道：“你只管睡你的去。我替你收拾妥当了，就放在这里，明儿一早打发小厮们雇辆车装上，不用你费一点心的。”刘姥姥越发感激不尽，过来又千恩万谢的辞了凤姐，方过贾母这边。

睡了一夜，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辞。因贾母欠安，众人都过来请安，出去传请大夫。一时婆子回大夫来了。老妈妈请贾母进幔子去坐，贾母道：“我也老了，那里养不出那阿物儿来，还怕他不成。不用放幔子，就这样瞧罢。”众婆子听了，便拿过一张小桌来，放下一个小枕头，便命人请。

一时只见贾珍、贾琏、贾蓉三人将王太医领来。王太医不敢走甬路，只走旁阶，跟着贾珍到了阶矶上。早有二个婆子在两边打起帘子。两个婆子在前引进去，又见宝玉迎了出来。只见贾母穿着青绉绉一斗珠的羊皮褂子，端坐在榻上，两边四个未留头的小丫鬟，都拿着蝇帚漱盂等物，又有五六个老嬷嬷雁翅摆在两旁，碧纱橱后隐隐约约有许多穿红着绿戴宝簪珠的人。王太医便不敢抬头，忙上来请了安。

贾母见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是御医了，也便含笑问：“供奉好？”因问贾珍：“这位供奉贵姓？”贾珍等忙回“姓王”。贾母笑道：“当日太医院正堂有个王君效，好脉息。”王太医忙躬身低头，含笑